

新年专栏



流年

初生的光阴

郑凌红

天越来越冷。此刻寒冬，腊月初九。
每年过冬，对自己都格外“小心”。护肤，推拿，健身，饮食适量，喝红茶，穿布鞋，减少外出，睡前听书，把大自然的风挡在衣服之外。
2024头也不回地就要离开了。今夜微雨，打起精神，码下只言片语，刹那激灵，只为了不思量、自难忘的梳理。毕竟，发生的点点滴滴，都实实在在成了左心房的涟漪，妙趣横生。也像一个赴约的女孩，男朋友等在路口了，电话也在催，却生怕妆容没有精致，发型不够闪亮，服装配饰有差池。
在街上走，看到了好久未见的朋友，他笑着说我，你的发型依然没变。我笑答，发型代表的是生活态度，这叫“天天向上”。尽管即

将虚长一岁，在每一个一元复始、万象更新的门口，数字的改变总提醒我打起精神，努力让自己逃离庸常和惰性，戴上诸如“太阳每天都是新的”这般的光环，好让自己一边留恋，一边期待，一边奋战。
又是一年，感觉时间越来越宝贵。不是年龄增长，时间的步伐就会加快？话少了，事情不想拖，为人不想作。想说的也不曾开口，不想说的也未尝牵挂。每天总想挤出点时间，坐在书桌前，看看书。坐在电脑前，码码字，生怕灵感突然就逃掉了。
我私自觉得，这是与自己对话的窗口，很难，但总想坚持。这一年，依旧过得跌宕起伏，走得不紧不慢。在快的时候，提醒自己慢下来。在慢的时候，叫醒自己快起来。心中怀着只要不相忘便是常相聚的信念，隔五岔六小聚，偶尔矫情，吹个牛皮，发个哆嗦，打个冷颤，卖个小萌，皆生快意。
早上难起早，晚上难早睡，发发呆晒晒背，间或起起身出汗，有时候莫名地觉得活着真好。一切都在改变，一切未曾改变，一些

熟悉的人已走，一些陌生的人正赶来。
走在半生不熟，想熟难熟，慢慢变熟的路上，数着一去不复返的光阴，战战兢兢，五味杂陈。这一年，很多人都没来得及看一眼，便天人两隔。这一年，有些人想见却终究没见着。这一年，有些经历是私人珍藏，就像不曾见过别人看过的风景。这一年，炒自己想吃的蛋炒饭，那是自己的味道。这一年，更加坚信走过的路，终将值得。花掉的钱，总会回来。这一年，试着对自己再好一点，试着多为别人做些什么。在陌生的城市，陌生的街角，与陌生的眼神对视，有自来熟的温暖。
在春天里，品尝到自己最怀念的齿齿生香。在金银铜铁之外，找到无锡的惊喜。在微风不燥，找到心情不燥，烟火不冷的释放。在梦里水乡，闻到奶茶的芬芳。在热辣香锅，看到市井的悠然。在清新之外，找到哲离红尘生活的口香糖，却也有着生命中的邂逅。
有人告诉我，所有的跋涉都有回应。有

人告诉我，不管在哪里，都会一直默默关注。生命就像一场凝心聚力的竞跑，总该向上向善，总该有固执的坚守。每个人都是旅途上的过客，彼此温暖过，才不枉曾经的遇见。
过去的2024，相信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事，扯不断的情丝。有遗憾，有无助，也有为自己喝彩的感动，伴着跨年的脚步，一切戛然而止，不想名状，也不必名状，蓦然回首，不再沉重。
我们都在心底告诉自己，又换了一本新的日历，又开始上路，崭新的启程因未知而更值得全力以赴，只争朝夕。
可喜可贺，且行且珍惜。仿佛想在某个瞬间告诉全世界，不一样之外，其实我们也都一样。
演唱会来了，音乐会来了，假期来了，父亲戴上了旧年的帽子，我的光阴有了岁月的包浆。而每一个你，都是你最好的战友，最好的旅伴。
世界仿若初生，跨过这个年，蝴蝶呼之欲出。

苗青 摄影



南荷北佛

纸的日历

蔡随芳

又到了年底，我从办公用品店买回新的台历。这款台历设计精巧，配色雅致，既有传统韵味，又不失现代感。每一页都有农历信息，让人一目了然。
小时候，每当新年到来之前，我父亲总是不忘取下旧日历，把新日历挂在墙上。他仰起头，慢慢将旧的取下，小心收好，又缓缓将新的挂回原处。这仪式感，是他内心深处的庄重和虔诚，是赋予未来的期盼与祝福。
我家多年没住上供暖的单位福利房，而是自建的简陋平房。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，我们盼过年，盼温暖的春天。当我们抬头看见新的日历，新的一年将要开始。除夕、春节、元宵节，一个个美好的节日，一步步向我们走来。

日历，不亚于一部小百科全书。一本在手，新一年的日子就攥在了手里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有一年的日历封面上，是两个漂亮的上海姑娘。



泉之林

元旦物语

杨丽丽

在旧年的边缘，霜雪收集岁月的回声。星辰将过往的故事，折叠在深邃的夜空。
我们伫立时间的站台，听新年的列车呼啸而至。那汽笛声撞破季节的帷幕，第一缕曙光，如灵动的笔触，在

东方的天际，勾勒出希望的轮廓。
街头巷尾弥漫着热闹的气息，人们的眼眸里，映照着未来的光影。
愿每一个心愿，都能在新的轮回找到栖息的枝丫，于岁月的新绿中绽放不败的繁花。

李昊天 摄影

太白湖畔

新年向新行(外一篇)

熊荣军



昨天，我和新闻在路上；今天，我和新闻在纸上；明天，我将打点行装再出发，永不懈怠地走在新闻路上。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不经意间，已在征途迎来第27个新年。每一个新年，都是时光的新起点，都是梦想的新启航。新年之际，我在新闻路上向新而行，恰似时光之河奔腾向前，心灵之火涅槃重生，梦想之烛薪火相传，希望之光再度播撒。
新年将至，瑞雪飘飘。万籁俱寂的深夜，我轻轻翻开泛黄的剪辑本，恰似掀开往昔岁月的帷幕。128种报刊，300多万字作品，幽幽诉说着我对文字的脉脉深情，行行段段镌刻着我与文字的执念。
回首往昔，无数感动纷至沓来。从第一次投稿的满怀憧憬，到第一本拙作的惊喜问世；从编辑老师一通电话的温馨鼓励，到第一封来信满溢的殷切期望；从第一次登上头版头条的欣喜若狂，到第一篇报告文学的璀璨而生，真可谓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
每一个“第一”，都似璀璨星辰，点缀在我文字生涯的浩瀚星空。

初识新闻，一见钟情。1999年11月24日，我永生难忘。我的处女作《毛坝岭村天麻收入逾200元》，经3次手写誉正，装入信封，挤上邮车，奔赴报社，化为铅字，终于刊登在报纸上。这篇百字新闻，既是我新闻生涯的滥觞，也是我踏上无悔之路的起点。
心织笔耕，一往深情。2011年的金秋，我的《走在新闻路上》一书出版，成为我新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此书于2021年被录入县志著作统计，2023年又被省市图书馆收藏。每当翻阅这本心血之作，那些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的旧时光，仿佛就在昨天，让我深深感悟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”的真谛。
执着深爱，一生坚守。2022年新春佳节，在大雪纷飞的寒夜，我字斟句酌写出《每个新年都是新的出发》。文中有言：“20多年来，每一次采访，每一次提炼，每一次撰稿，都是对青春奋斗的忠实记录；而每一天、每一篇文章、每一份报刊，都是对家乡发展的生动见证。”经编辑老师的精心斧正，此文在《新春专栏刊发》，为我的文字生涯播下文学的种子。

年近百岁的我，整理着旧笔记，猛然发觉其中蕴藏着文学的“金矿”。凝视非遗文化的瑰宝，忆起快乐的童年，我在2024年盛夏写成《葫芦架下》。编辑看后，在邮件中鼓励我：“或许正是因为

你有着写新闻的功底，文章并未局限于个人的小情感之中，而是融入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内容，使得文章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。”于我创作而言，这份肯定，恰似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
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新年之际，我毅然向新而行，怀着对文字的热爱与执着，在新闻生涯里思考文学，在文学思考中延展新闻志向，追寻心中的梦想与情怀。

换日历

四季轮回，岁月如歌。新年，踏着冬尾的韵律，悄然推开心扉之门，引领我们步入辞旧迎新的温馨序曲。在这美好时刻，我妈和我习惯举行换日历的仪式。

我轻轻拉着85岁妈妈的左手，妈妈右手紧紧握着2025年的日历，仿佛握着沉甸甸的岁月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入书柜，那里已整齐排列着60多本旧日历，它们记录着岁月的变迁，每一本都见证了我的幸福时光：建房上梁的热闹，婚嫁娶亲的喜悦，子孙出生的欢乐，四世同堂的温馨……这些旧日历，恰似一册册编年史诗，深深烙印着我几代人的情感与记忆。

每逢年末岁尾，我总要精挑细选日历，既有外在的美感，更有内在的深意。在日历的诗画中，我寻觅着心灵的宁静；在日历的空白处，我记录着灵感的火花。欢笑与泪水，皆化为心中的文字，回荡于灵魂深处。

我的日历，记录着我在报纸棚墙的老屋中出生，在墨香四溢中的成长。以笔为舟，以梦为帆。我选了《文博日历2025》，它如同一扇心灵之窗，让我窥见112家博物馆里的瑰宝，365则文物故事。每一天，我都在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。翻开日历，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响，感受到文化的温度。

换日历的时候，我会在日历旁摆上一盆君子兰，让花的芬芳与日历的墨香交织；我会在首页写下“新年播种文学的种子”“新闻魂，散文心”“每个新年都是新的出发”等寄语。这些短句如同灯塔，照亮我的前行。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年末岁尾，更换日历，不仅是对时间的敬畏，更是对生活的热爱。在与日历相伴的朝朝暮暮中，我学会了与自己对话，与时光为友，书写着家乡和自己的故事。

心飞扬 摄影



志愿者，周末来断桥义务服务。
银杏今又黄，好似少年郎。出门追梦去，转眼鬓如霜。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不变的是断桥每天络绎不绝的人群，天南海北的游客，变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容颜和一去不复返的人生。
人生如面，生活如花。干般搭配，万种味道。午餐时，朋友圈有人谈论的各种烧法，比如做干虾鱼豆腐面，这口鲜香总也不腻；比如做青菜年糕牛肉面，丝滑爽口留余味等。断桥也是如此，每天风景都是新的，因为来往的人都是不一样的。
下午返程，重走西湖。有名男的老在西湖北边模仿白娘子打扮拍照，不少游客与他合影，或抢着给他拍照。远望断桥，她日夜留守在那里。无论是断桥残雪，还是冬日暖阳，她的故事源远流长，传递着美丽的遐想。

老家在山村的好友王大粮，在老宅基地上重建了院落。

三间堂屋，两间南屋，一间大门楼子，都是红瓦起脊，院墙拉得整整齐齐。左邻右舍都跑来看，“这活干得好着来，当年的样貌又回来了，街也显得宽了。”

其实，这几年王大粮一直有这个想法，家人甚至亲朋邻居却都劝阻。

“这院子位置不太好，西边有大坑，交通又不行，别建了！”

“你又不回老家住，花钱建它干什么呀？”

王大粮也说不清为了什么，修葺老宅院的想法却从未停歇。

每次回老家看看，特别是春节回家贴对联，看到破烂不堪的门楼子，再看看邻居家整齐高大的瓦房，心里就不是个味。

走进空荡荡的院子，他就想起院子的创建人爷爷奶奶，想起院子里的欢声笑语、忙碌穿梭。

爷爷是一名战士，当年服役于三纵八师二十三团某班。1947年参加泰安战役时负伤失去了听觉。后来复员回村，当过村干部，做过生意。爷爷为人公道，是非分明，又头脑灵活，打理过茶馆、馒头房等多桩生意。

家庭陆续添了人口，原来依山而建的石头房子实在憋屈，1963年就开始筹建这个院子。这里是生产队的一个场，晒晒、碾轧、堆放粮食，比较宽敞，就是边界不规整，鼓肚子凹腰。

为了建房，周边都用石块垒起来了，院墙从里边看只有一米左右，但从外边看却有两三米高。一万多块石头，都是老辈的亲戚邻居帮忙从二里开外的南山上抬扛搬运来的。

堂屋用的石头，又请石匠千锤百凿打制成了“风摆柳”造型；屋顶用的瓦，是灰色的小块泥瓦。这种建制算是比较讲究的，爷爷是倾尽所有而为。后来，父亲成家的时候，又在院子里靠东墙盖了一间屋。王大粮兄弟三个人都出生在这间屋里，后来大床上住不开了，就在屋当门打地铺。

王大粮深得爷爷的厚爱，生活困难的岁月里，重病中的爷爷有一小块冰糖也会留给他吃。有一次，还单独领着王大粮，去村里的合作社买了个月饼，那清香一直沉浸在他的味觉，直到现在他还对月饼偏爱有加。爷爷外出做生意，还给他买回过一只黑色的塑料乌龟，带滚轮和拉线，一提一放乌龟就往前爬。40多年过去了，这玩具完好如初。

奶奶对王大粮也满是喜欢，有点好吃的总是给他留着。有一年二月二炒了料豆，一直给上初中住校的他留着半碗。王大粮周末回家时，这料豆已经干透了，像是被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
这院落的创建者值得怀念，院子内外的故事也难以忘怀。

老院子西南角有两棵果树，一棵是枣树，一棵是杏树，两棵树下也是顽童们的幸福地。果树的北边有个芋头坑，是用来育苗的。每年冬季，父母挑一些个头的芋头母子种在坑里，用塑料布盖上，四周用土压实。有一年下了雨夹雪，塑料布上积了不少水，三岁的王大粮，穿着连裤袜爬进塑料布上的水坑，还在上面打着喷嚏呢。

堂屋的北边有两个芋头井，三米左右深，每年初冬家里要将芋头藏进井里，以防冻坏。想吃的时候，父亲就拿一根麻绳，拴住他的腰送进井里，待把芋头装满筐子，再将他提出来。即使在寒冬季节，芋头井里还是挺暖和。

厨房墙外有个柴垛，有时堆着麦秸秆，有时堆着芋头秧子，也是小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去处。一喊“开始找啦”，藏在这里的就不再出声，听着对方的声音同步绕圈，转上三五圈都抓不到自己。

院外的街巷并不宽，几处低矮的大门旁，还伫立着偌大的榆树、槐树，这树下成了吃饭唠嗑的好地方。大家端来饭碗蹲坐着，菜都差不多，一碗白菜或萝卜条，用煎饼一卷，菜饭俱下。边吃边聊张家的李家的短，谁家的庄稼长得怎么样。

小伙伴们三五成群，在路上玩打瓦、跳皮筋游戏，还时不时地爬个树，捅个蚂蜂窝。一到冬天下大雪，街上便泥泞不堪，白天化冻，晚上结冰。无论是草屋还是瓦房，屋檐下总是挂着长长的冰溜子，有的七八十厘米。小伙伴们找来杆子打下来，抓在手里很好玩，还有的当冰棍来吃。

后来生活好了，勤俭持家的父母1984年在村南又盖了一处院落。再后来，兄弟三人陆续成家。2000年，王大粮结婚当年就在媳妇支持下把父母接进了城里。老院落变得孤单了，年久失修的院墙，常在雨水浸泡冲刷后坍塌。就这样，砌了就垒，垒了又倒，越来越没有看相了。堂屋的顶也漏水，成了危房，不得不拆了，整个院落一片荒芜。

想起老院子内外的故事，再看看破旧的院落，王大粮心中的念想就会坚定一分，那就是把修葺院落的想法变成现实。

想好了，家人也同意了，说干就干。王大粮一边申报手续，一边委托同学物色建筑队。他挨家挨户地给邻居打了个招呼，如果施工脏乱，恳请谅解。然后伐树，接水电。

建筑队伍随即拆除旧墙，放线定位，打基础，有条不紊。按照王大粮的想法，门楼和房子都盖成老式起脊的，尽量把原来的石头和小灰瓦都用上。不仅是为了节约，更是为了纪念，为了传承。

建筑师傅心领神会，特意把那一大堆瓦片摆出造型，垒砌在院墙顶端，既古朴厚重，还美观大方，别有一番情致。

天公作美，施工期间偶尔夜间下点小雨，白天便是晴朗。建筑队不仅干得好，而且仅用了十几天，赶在天冷之前全部竣工。

等过了年开春，王大粮打算再种几棵枣树、杏树，尽量还原当年院落的风貌。

一处老院落，是三代人的歇息之地，更是精神家园。如今的老院院里，还是那瓦房，还是那道墙，只是更坚固、更美观，洋溢着对亲情的眷恋和对故土的挂牵。

大运之河

老宅院修葺记

王广文

出了杭州地铁1号线龙翔桥站，走一百多米，就能看见西湖。这个地铁站，可以说是西湖站，从地铁口边走边逛，悠悠悠走到断桥，半个小时不到。

断桥旁是北山街，桥上拍了照片，我就去找饭店，请父亲吃中饭。上次，是一家老杭州菜馆，如今关门贴着店面转让。这一带实体店生意好，但西湖边房租也不便宜。

我在一家知名的连锁店要了四个菜：外婆红烧肉、酱鸭糯米饭、叫花鸡、铁棍山药炖仔排。我是看了店名毫不犹豫进去的，知名饭店服务应该不会差。小桌在二楼，正对着断桥。

菜没有吃完，父亲要了打包盒。年过七旬的他，饭量少了。他长年在村里务农，年青时每顿要吃好几碗饭，常常没有吃饱一样的。

前一次，带父亲来西湖，有一两年了。那

他乡

断桥未断未了情

徐时松

次，带他坐游船，从湖中看岸上，群山若隐若现，三潭印月清晰可见。中午吃饭时，点了东坡肉等菜肴，价格地道。父亲记忆力衰退，但那顿西湖断桥边的午餐，他仍然记得。

我与断桥的初见，那是二十多年前。大学毕业，我从鄂东千里迢迢坐长途汽车，到杭州一家单位笔试、面试。当时就想，如果被录取，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来杭州，不如趁这个难得机会，去西湖边走一走，见见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中的断桥，感受一下许仙、白娘子凄美浪漫

的爱情神话故事。

我从富阳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，在延安路龙翔桥车站下，徒步走到断桥。这时，有拍照的师傅过来，说动我在断桥边留影。我囊中羞涩，但还是咬咬牙拍了两张。没想到挺贵的，两张三十元，照片拍好即时冲印出来，有一张眼睛眯在那里。这是我最早的西湖影像。

今天不同，每个人拿出手机，就可以留下最美的自己。给我拍照的是一名大一志愿者，她就读于中国计量大学。她说，好几所大学的